

论少阴阳虚四步方

周龙云¹, 黄桂成^{2*}

(1. 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 号, 210046; 2.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摘要 《伤寒论》载四逆辈汤方颇多, 其中对于四逆汤、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汤以及干姜附子汤所主疾病之轻重议论颇多。通过对经文、方药以及古代伤寒大家的见解做出详细分析, 提出少阴阳虚传变干姜附子汤证为始、白通汤类方为渐、四逆汤方为末观点, 按疾病的轻重程度排列四方当为干姜附子汤证最轻、白通汤稍重、白通加猪胆汁汤证较重、四逆汤方最重。

关键词 少阴; 阳虚; 四逆汤; 白通汤; 张仲景

1 少阴阳虚传变

肾者, 纳藏元阴和元阳, 而元阴和元阳互为根本、相互为用, 共同维持机体平衡。但若一方损耗, 则必波及对方的改变, 最终导致阴阳俱亡。此过程此消彼长、同长同消, 由以下四步构成。

1.1 阳气耗损

素体阳气不足, 或寒邪传入少阴, 均易出现少阴阳气虚损。但因病伊始, 阴阳尚感, 主要出现阳气虚损的表现, 如畏寒怕冷, 四肢不温, 脉沉弱等。即“阳气损耗, 阴阳可感”。

1.2 阴盛阳浮

阳气损耗, 阴液蒸腾无力, 聚流于下, 下焦阴寒日甚, 逼阳上浮, 甚则阴阳相格。因阳虚日久, 阴不上输, 阳不潜降, 常出现烦躁, 口渴, 或下利的表现。即“阴寒内盛, 阳气虚浮”。

1.3 阳损及阴

阳浮于上, 阴聚于下, 阴阳失感, 阳不摄阴, 阴不藏阳, 阴阳俱损。主要出现阳衰阴损的表现, 如烦躁, 下利难止, 呕吐等。但若失治, 阳损及阴, 阴损及阳。即“阳虚及阴, 阴虚败阳”。

1.4 阴阳离绝

随着疾病恶化, “阳虚及阴, 阴虚败阳”, 最终导致阴无阳生, 阳无阴化。出现阳无所依, 阴无所固的表现, 如暴烦, 四肢厥逆, 大汗, 大下, 剧吐等。即“阴竭阳亡, 阴阳离绝”。

2 少阴阳虚四方

2.1 干姜附子汤——阳气耗损

《伤寒论·太阳病篇》曰“下之后, 复发汗, 昼日烦躁不得眠, 夜而安静, 不呕不渴, 无表证; 脉沉微, 身无大热者, 干姜附子汤主之”^{[1] 17}。下、汗之后, 阳气耗伤, 昼则阳显于外, 虚浮于上, 病烦躁不眠; 但阳气尚耐, 阴阳可感, 故入夜阴盛时, 阳仍静藏, 夜而安静, 阴中藏火, 蒸阴上输, 因而不渴, 阳受阴敛, 不至逆动, 则不呕、身无大热。故干姜附子汤证为阳气损耗, 阴阳尚感之证。

干姜附子汤方: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 顿服。附子、干姜相伍, 温助肾阳无可非议, 重在“顿服”之法。张锡纯对顿服、缓服法研究颇深, 《医学衷中参西录·论火不归原治法》曰“此证上焦原有燥热, ……顿服, 透过病所, 直达下焦”^[2]。故张仲景取顿服之法, 是导干姜、附子之力直浸下焦, 以速回真阳, 纠阴衰之偏也。毫无干姜、附子越阳之顾, 更无阴盛拒药之虑。由此可见, 干姜附子汤虽为急助元阳之法, 但病势非重, 如《伤寒脉证式·卷二》曰“此汤之急而轻”^[3]。故我们认为, 干姜附子汤证主阳气尚耐, 阴阳可感之证, 也即处在第一个阶段——阳气耗损。

2.2 白通汤——阴盛阳浮

《伤寒论·少阴病篇》曰“少阴病, 下利, 白通汤主之”^{[4] 73}。阳虚下利原因有二, 一则阴盛阳虚, 一则阳损及阴。《伤寒附翼·少阴方总论》曰“是下焦之阳虚, 而阴不生少火, 不能蒸动其水气而上输于肺, 故渴; 不能生土, 故自利耳”^[5]。

* 通讯作者: 228970442@qq.com, 13951719931

因此,白通汤证是为阴盛阳虚证。方药分析,白通汤方以葱白四茎,干姜一两,附子一枚,其中以干姜、附子温振元阳,但因干姜、附子越阳之弊,阴盛格药之患,张仲景以葱白通辛温之力入于阴分,以纠偏颇。如《伤寒论三注·卷七》曰“阴阳格而为否,真阳既虚,阴邪复深,姜附之性,虽能益阳,而不能使阳气必入于阴中,……故唯葱白味辛可通于阴,使阴得阳而利可除矣”^[8]。《伤寒附翼·少阴方总论》曰“法当用姜附以振元阳,而不得升腾之品,……故佐葱白以通之……”^[9]。由此可见,白通汤证似为阴盛阳浮或阴盛格阳之证。

正因如此,后世多谓此方为阴盛格阳或“戴阳”之证,险峻至极,但我们认为,此论有所夸大。悉知,阴阳离绝或阴阳衰微至极之时,当以酸收之品收敛元气,如《医学衷中参西录·元气论》曰“握百岁寿命之根,其功在于能敛,……若遇元气涣散者,宜保护以收涩之品,以助其收摄之力”^[182]。然葱白,辛散之品也,不仅耗伤阳气,更悖酸敛之性。但若此时为阴阳离绝之候,定助干姜、附子越阳于外,而张仲景所以用葱白者,必因阳气虽虚,但以抑为主,阴阳失感,而未决断也。如《伤寒分经·卷八》曰:“(四逆汤)所以变加葱之制,恐阳气之欲散未散者,因葱而上越耳”^[1]。纵观所述,我们认为,白通汤与其说是“戴阳”之危证,不如说为阴盛阳浮或阴盛阳抑之证,即此方正处在少阴阳虚的第二个阶段——阴盛阳浮。

2.3 白通加猪胆汁汤——阳损及阴

《伤寒论·少阴病篇》曰“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173]。阳损及阴,阳不摄阴,阴不藏阳,而医者以阴盛阳虚证,误与白通汤,辛散之性反致阳逆动于上,辛滑之弊反助阴耗损于下,故见干呕虚烦,利而不止。如《伤寒挈要·白通汤加猪胆汁汤》曰“少阴病下利,不但伤阳,且也伤阴,伤阴脱液,是以服白通汤而无效”^[8]。由此可见,白通加猪胆汁汤证是为阴阳俱损,阳浮于上,阴损于下之证。这一点,张仲景方药亦可体现。白通加猪胆汁汤方“葱白四茎,干姜一两,附子一枚,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较之白通汤多人尿、猪胆汁两味。人尿、猪胆汁者,性寒而质阴,与元阴相合,张仲景用之,一则以其性寒制干姜、附子之热,不使其燥热升浮之性助虚阳扰动于上,二则以其质阴润下入肾以大滋真阴,并使干姜、附子温补

之力有所依附而安于肾宅。如《伤寒挈要·白通加猪胆汁汤》曰“今加人尿、猪胆汁以滋液,故其病可愈”^[8]。因此,白通汤加猪胆汁汤较白通汤而言,阴更虚,阳更动,阴阳维系更减。然此证亦非阴阳离绝之证。悉知,若元气欲散,微弱欲绝,猛以苦寒,峻以辛散,虽似对证,但微弱至极之证何以耐受峻猛,必骤耗残阳,尽散于外,张仲景明言“脉暴出者死”正是此理,故阴竭阳亡之证绝非白通加猪胆汁汤所宜。因此白通加猪胆汁汤处在第三个阶段——阳损及阴。

2.4 四逆汤——阴阳离绝

《伤寒论·少阴病篇》曰“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181]。《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曰“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188]。四逆汤证出现了大汗,大利,既吐且利,厥冷,脉微欲绝等症状,其中大汗、大利、既吐且利远甚于白通加猪胆汁汤条文中的阴伤之状,而脉微欲绝则重于干姜附子汤证的脉沉微,白通汤的脉微,与白通加猪胆汁汤的厥逆无脉相近,因此,无论阴伤抑或阳损,四逆汤证均为四方之首。特是白通汤类方均为阴阳上下不通之候,而四逆汤证则出现了“内寒外热”之状,亦即全身阴阳离断之机,故我们认为,四逆汤证乃阴阳离绝之主方。如《金镜内台方议·卷七》曰“今此四逆汤,……脉微,阳气内虚,恶寒脉弱,大吐大下,元气内脱……”^[9]。这一点,张仲景方药亦有体现。

四逆汤方:炙甘草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一枚。方中干姜用量比其他三方更重,体现了更强的温阳以求阴的作用,正如《岳美中医话集·漫谈阴阳》所言“最后所谓水失火而败者,不补火何以醒垂绝之阴……”^[14]。而此处关键不在于姜、附子,在于炙甘草。炙甘草不仅善于养阴,更妙于甘缓。炙甘草之缓,其功有二,一则制约干姜、附子,促元阳缓留于内,号召于外,防其峻补,耗阴腾阳,尽散元气,如《绛雪园古方选注·温剂·上卷》曰“反复以炙草监之者,亡阳不至为大汗,则阳未必尽亡,故可缓滞留中,而为外召阳气之良法”^[11];二则以甘缓肝气之脱,元气之散,一时之急,但求阳气得以回转,真阴得以生化也,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12],《医学衷中参西录·来复汤》曰“凡人元气之脱,皆脱在肝”^[26]。由此可见,此时虽为阴阳俱衰之候,但助阴不敢盲以苦寒,回阳不敢投以峻补,但求缓元气之散,肝气之脱,足见病情之

危殆。故此方是为少阴阳虚之最——阴阳离绝。

3 少阴阳虚病案

“患‘雷诺氏病’，十指青紫，冷痛如冰，前医用当归四逆汤等效不显。切其脉极沉，而舌质亦淡。处方：附子 10g，干姜 6g，葱白 4 茎。服一剂而手指冷痛见缓，又服一剂而痛见止。然咽喉因之疼痛，不敢再服”^[13]。

按：患者久病，伤及少阴阳气，阳气内虚，阴盛阳抑，故以当归四逆等温肝散寒之品不效。此时患者以阳气虚弱、内抑为关键病机，投白通汤宣通阳气，温助虚阳效果立现。然患者阳气非衰，故患者两剂之后即由于姜附温助之力太过，变而生火，反生咽喉肿痛之弊。由此可见，白通汤证是为阳气虽虚但以抑为主之证。

“某小儿，近三岁，患五迟五软，一日发热，治于西医，予消炎药点滴，输毕归。子夜，患儿大汗淋漓，拭之不尽，瞑目沉睡，呼之不应，推之不动，面色苍白，鼻息咻咻，全身冰冷，舌淡润滑，脉细如丝，指纹淡红，已近命关。医者诊为大汗亡阳之证，急以四逆汤回阳救逆，待病情回转，肌肤转温，改桂枝汤温阳益阴以善后”^[14]。

按：患者先天不足，高热，治疗失当，元气大伤，而犯阴竭阳亡之证。故医者以小剂姜附回补真阳，以炙甘草缓元气之外脱，制姜附之峻猛，则阳缓回而阴缓生。待病情回转，元气稍回，则再以桂枝小补元阳，白芍酸敛元气，则病自安也。由此可见，四逆汤证为阴阳离绝之危证而设无疑。

4 总结

综上所述，少阴阳虚的病变顺序为干姜附子汤证为始，白通汤类方为渐，四逆汤方为末。因此，

按疾病的轻重程度排列四方当为：干姜附子汤证最轻，白通汤证稍重，白通加猪胆汁汤证较重，四逆汤方最重。故我们认为，白通汤证重于四逆汤证等观点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 [1] 张仲景. 伤寒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2]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册) [M]. 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468.
- [3] 川越正淑大亮. 伤寒脉证式 [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6: 30.
- [4] 柯琴. 伤寒附翼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92.
- [5] 周禹载. 伤寒论三注 [M]. 渔古山方藏版, 1887: 105.
- [6]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上册) [M]. 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 [7] 吴仪洛. 伤寒分经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89.
- [8] 刘渡舟. 伤寒挈要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125.
- [9] 许宏. 金镜内台方议 [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84.
- [10] 岳美中. 岳美中医话集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4: 42-43.
- [11] 王子接. 绛雪园古方选注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3: 33.
- [12] 黄帝内经素问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141.
- [13] 刘渡舟. 伤寒论十四讲 [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121.
- [14] 闫云科. 临证实验录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 27.

(收稿日期: 2015-03-16; 修回日期: 2015-04-09)

编辑: 黄 健

“我与《中医杂志》”征文启事

为纪念《中医杂志》创刊 60 周年, 本刊将开展“我与《中医杂志》”专题征文活动。

2015 年是《中医杂志》创刊 60 周年。60 年来,《中医杂志》秉承发扬中医特色,以中医学术为本,推动中医现代研究的发展,提高为主、兼顾普及的办刊方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出版方向,以传承中医药文化、传播医疗卫生知识、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为己任,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做出了显著贡献。《中医杂志》以其广泛的覆盖面和较强的学术影响力,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读者遍布世界各地。读者是杂志生命的源泉,60 年来,《中医杂志》为读者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和事业发展的支撑,《中医杂志》的发展也离不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陪伴,许多老读者与《中医杂志》相伴成长数十年,期间留下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故事。本次征文不限体裁,内容可以是学术性的,也可以将自己学习、工作中与《中医杂志》有关的心得、故事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每篇征文原则上不超过 3500 字,要求文字流畅,可读性强。所有参与征文活动的读者都将获得一份纪念品,经本刊组织专家评审合格的征文将在 2015 年 12 月本刊“我与《中医杂志》”专栏刊登,优秀征文作者将有机会参加创刊纪念活动。征文截稿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0 日前,征文投稿邮箱: zhongyizazhi@126.com。

衷心感谢广大读者多年来对《中医杂志》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将以不懈的努力,与您一道共同开创《中医杂志》更加美好的未来。